

T9150/7232.2(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72

T9100/3533(68)

05

別集  
之

癸  
辛  
雜  
識

第  
五  
卷

共  
六



五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上

汴梁襍事

蟛蜞餛飩

包弘齋桃符

南風損藕

燈檠去蟲

魚苗

同里虎

陶裴雙縊

因庸堂

德壽買市

天狗墜

丁酉異星

慧見改元

和劑藥局

葛天氏賞雪

彭晉叟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唐堯封

林喬

李夢康

陳躋如尊者

史浩傳贊

唐震黃震

男不授女狀

沈次卿

陳預知

牧羊子

何生五行

戴生星術

括蒼趙墓

陰陽忌藥

懸棺葬

郭昌

王蓋伏法

埋藏會

東遷道人

屠門受祭

陳公振立子

梅津石羅

鬱鬯大毒

陳仲潛健啖

范呂不合

施武子被劾

二章清貧

卿宰小鬼

劉漫塘

陳宜中父

劉朔齋再娶

朔齋小姬

成均浴室

潛說友

王積翁

王厚齋形拘



安劉

俞浙

黃國

方回

衡岳借兵

北客詩

須溪月詩

菊子

回回無閏月

亂故二字

兩王醫師

髯闍

胡服間色

天市垣

石行

世修降表

社公珠

賀知章倚史勢

尼站

升遐玉圭

椒蘭殿赤草

燕用

薦

大僊詩筆

蒙古江西政

火蝎

倪氏窖藏

燕子城銅印

祖傑

楊髡發陵

一僧入冥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上終

癸辛雜識別集上

宋 弁陽 周密 輯

明 海隅 毛晉 訂

汴梁雜事

羅壽可丙申再游汴梁書所見梗槩汴學曰文學  
武廟卽昔時太學武學舊址文廟居汴水南面城  
背河柳堤蓮池尚有壁水遺意太學與首善閣五  
大字石刻皆蔡京奉勅書先聖之右爲孟左爲顏  
作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先聖先師各



有片石鐫宋初名臣所爲贊獨先聖太祖御製也  
講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古碑數種如宋初翰  
苑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  
篆字一行真字又有大金登科題名女真進士題  
名其字類漢而不可識司天臺太歲殿徽宗草書  
九曜之殿舊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居  
潤繼而晉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  
爲人所指指痕甚深樓閣最高而見存者相國寺  
資聖閣朝元宮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五簷滴水

廬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  
宮閣卽舊日上清儲祥宮移至岿峩半空登雲樓  
俗呼爲八大王樓又稱譚譚一作潭樓蓋初爲燕王元儼

所居後爲巨璫譚積有之其奇峻雄麗皆非東南  
所有也朝元宮殿前有大石香鼎二製作高雅聞  
熙春閣朝元宮有十餘座徽宗每宴熙春則用此燒  
香於閣下香烟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也  
朝元宮虛皇臺亦上清移來下有青石礎二刻畫  
龍鳳團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溫椒蘭殿舊物臺上



有拜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璧玉四畔刻龍鳳雲霧環繞內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內醮時徽廟立於中林靈素王文則居兩傍也汴之外城周世宗時所築神宗又展拓其高際天堅壯雄偉南關外有太祖講武池周美成汴都賦形容盡矣梁王鼓吹臺徽宗龍德宮舊基尚在開封府衙後有蠟梅一株以爲奇遂創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懷孟州號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後故寒稍殺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遠似江南云南門外有五岳觀太

乙宮岳帝殿極雄壯華麗宮連跨小樓殿極天下之巧俗呼爲暖障聞汴有大殿九間一作間者五相國

太乙景德五岳盡雕鏤窮極華侈塑像皆大金時所作絕妙徽宗定鼎碑瘦金書舊皇城内民家因築墻掘地取土忽見碑石穹甚其上雙龍龜趺昂首甚精工卽瘦金碑也四方聞之皆捐金求取其家遂專其利蔡京題額政和定鼎之碑或云九鼎金人未嘗遷亦只在土中或水中耳如資聖閣登雲樓覆壓歲久今其地低陷甚多曾記佛書言山



河大地凡爲城邑宮闕樓觀塔廟亦是緣業深重所致光教寺在汴城東北角俗呼爲上方寺琉璃塔十三層鐵普賢獅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銅波斯蓋之泉味甘謂通海潮旁有五百羅漢殿又云五百菩薩像皆是漆胎裝麗金碧窮極精好普賢洞記石碑甚雅金皇統四年四月一日奉議大夫行臺吏部郎中飛騎尉施宜生撰并書所謂方人者也後爲金相字步驟東坡寺入門先經藏殿藏殿極工巧四隅不動其中運轉經卷無倫次皆唐

人書也極精妙太廟街近城有古觀音寺北齊施主姓名碑佛殿開寶皇后命孫德元畫西方淨土極奇古精妙僅存半壁僧崇化大師爲之讚書亦有法相國寺佛殿後壁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詔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又片石刻坡翁草書峭遍石色皆如玄玉寶相寺俗呼爲大佛寺有五百羅漢塑像甚奇古又喫水石龍鑄



刻甚精皆故宮物也

蟛蜞餛飩

軒渠錄載有人以糟蟹餛飩子同薦酒者或笑曰則是家中沒物事然此二味作一處怎生喫衆以爲笑近傳淑浦富家楊氏嘗宴客作蟛蜞餛飩真可作對也

包宏齋桃符

包宏齋恢致仕後歸作園於南城題桃符云日短暫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年八十七薨

南風損藕

近聞亭臯蕩戶云每歲夏月南風少則好藕晒荷葉遇雨所著處皆成黑點藏荷葉則須密室見風則蛀損不堪用矣

燈檠去蟲

桃樹生小蟲滿枝黑如蟻俗名砑蟲雖用桐油洒之亦不盡去其法乃用多年竹燈檠掛壁間者掛之樹間則紛紛然墜下此物理有不可曉者戴祖禹得之老圃云



魚苗

江州等處水濱產魚苗地主至於夏皆取之出售以此爲利販子輾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其法作竹器似桶以竹絲爲之內糊以漆紙貯魚種於中細若針芒戢戢莫知其數著水不多但陸路而行每遇陂塘必汲新水日換數度別有小籃製度如前加其上以盛養魚之具又有口圓底尖如罩籬之狀覆之以布納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椀又擇其稍大而黑鱗者則去之不去則傷其衆

故去之終日奔馳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則專以一人時加動搖蓋水不定則魚洋洋然無異江湖反是則水定魚死亦可謂勤矣至家用大布兜於廣水中以竹掛其四角布之四邊出水面尺餘盡縱苗魚於布兜中其魚苗時見風波微動則爲陣順水旋轉而遊戲焉養之一月半月不覺漸大而貨之或曰初養之際以油炒糠飼之後竝不育子

同里虎

近歲平江虎丘有虎十餘據之同里葉氏墓舍在



焉其一大享堂虎專爲食息之地凡人獸之骨交藉於地蛇骨亦有之聞虎之飢則兼果實皆啖不特獸也其堂下大泥潭虎飽則展轉於中傍居之人熟窺之凡食男子必自執起婦人必自乳起獨不食婦人之陰或有遇之者當作執與之敵而旋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

陶裴雙縊

丙申歲九月九日紀家橋河北茶肆陶氏女與裴叔詠第六子合著衣裳投雙縊於梁間且先設二

執當作勢

神位仍題自己及此婦姓名炷香然燭酒果羹飯燭然未及寸而殂矣嘗記淳熙間王氏子與陶女名師兒共溺西湖有人作長橋月短橋月正其事也至載之周平園日記何前後盛情之事皆生於陶氏門中邪近至元二十七年大水湖州府儀鳳橋下有新生死小兒棄於水中者兩手四臂四足面相向抱持胸脇相連一男一女丐者取以示人而乞錢疑皆此輩所幻也怪哉

因庸堂



謝府有因庸堂穆陵御書二字蓋出崧高之詩云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注云謝乃周之南國也此詩  
美宣王能建國褒賞申伯於此取義固佳然於兩  
句中各取一字亦太穿鑿矣

德壽買市

隆興間德壽宮與六宮並於中瓦相對今修內司  
染坊設著位觀孝宗冬月正月孟享回且就看燈  
買市簾前堆塚見錢數萬貫宣押市食歌叫直一  
貫者犒之二貫時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如李婆  
婆魚羹南瓦張家圓子之類

天狗墜

丙申十一月十七日冬至是夜三鼓有大聲如發  
火砲震動可畏雞犬皆鳴次日金一山自山中來  
云山中之聲尤可畏雉皆鳴或云天狗墜故也

丁酉異星

丁酉正月初二日乙丑夜二鼓天井巷張家金銀  
鋪遺漏是夕天中有如雲氣赤色其大如箕而微  
長或謂其大星余目昏視之不見疑此雲氣爲火



氣所爍而然凝然不動殊為可異不知何物也

彗星改元

是歲二月忽有傳夜後西北角有星光芒曳尾者  
余不之信數夕起觀皆無所見一夕於西邊見大  
星光芒正在胃昴間然考之則太白耳益疑小人  
妄傳繼而有自吳來者云船中見之甚的類景定  
彗星而尾短僅數尺耳余終未之信也及三月十  
七日詔書到杭改元大德有云星芒示變天象倣  
予始信前者為信然也

和劑藥局

和劑惠民藥局當時製藥有官監造有官監門又  
有官藥藥成分之內外凡七十局出售則又各有  
監官皆以選人經任者為之謂之京局官皆為異  
時朝士之儲悉屬之太府寺其藥價比之時直損  
三之一每歲糜戶部緡錢數十萬朝廷舉以償之  
祖宗初制可謂仁矣然弊出百端往往為諸吏藥  
生盜竊至以樟腦易片腦台附易川附囊橐為姦  
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劑成則又皆為朝



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謂惠民者元未嘗分毫及民也獨暑藥臘藥分賜大臣及邊帥者雖隸御藥其實劑局爲之稍精緻若至寶丹紫雪膏之類固非人間所可辦也若夫和劑局方乃當時精集諸家名方凡經幾名醫之手至提領以從官內臣參校可謂精矣然其間差訛者亦自不少且以牛黃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藥二十九味其間藥味寒熱訛雜殊不可曉嘗見一名醫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黃而止自乾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虛

門中山芋丸當時不知緣何誤寫在此方之後因循不曾改正余因其說而改之信然凡此之類必多有之信乎誤註本草非細故也

葛天民賞雪

葛天民字無懷後爲僧名義銛字朴翁其後返初服居西湖上一時所交皆勝士有二侍姬一曰如夢一曰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皂衣者闖戶將大璫張知省之命即水張太尉也招之至總宜園清坐高談竟日旣甚寒劇且覺腹餒甚亦不設



杯酒直至晚一揖而散天民大恚步歸以爲無故  
爲閹人所辱至家則見庭戶間羅列奩篚數十紅  
布囊亦數十凡楮幣薪米酒穀甚至香茶適用之  
物無所不具蓋此璫故令先怒而後喜戲之耳

彭晉叟

彭晉叟福州侯官人亦有學文亦奇受業京庠每  
試多居首選胡穎爲浙西憲政尚猛厲物情不安  
彭因僞作臺章以脅之有尼僧爲之表裏使以藁  
示之曰得之臺中行且止矣胡懼就致禱約以獲

免當以數萬爲謝已而月課不及胡遂作臺長江  
古心書歷述所聞以謝之古心下京府名捕時政  
放堂試賦題出王言如絲彭爲首冠破云王妙心  
緯言關化機於未布以先謹如有絲之至微揭曉  
之際彭已寘理乃以次名代之獄成黥隸貴州久  
之宛轉自如得至靜江適當詔歲入貢闈爲編欄  
遇都吏一子於場中日授三卷得預薦送吏深德  
之未有以報乃爲之謀曰經翰潘公謨汝鄉人也  
盍往歸之彭以呈面爲難又命之作劄吾當爲通



潘見其辭藻粲然亟令來見深愛其才而革面無策爲之重嘆曰吾當思一策以處旣數日乃曰得其說矣使具戎服介之經帥府時姚橘洲希得領桂管因從容爲地且令修一儷語爲贊彭退思數日未能措詞乃往見潘求教潘爲之思有頃拊髀曰吾已得一聯矣曰失邯鄲之步爲吾黨羞借荆州之陌以軍禮見使緒成之且爲點定約日導之以前橘洲庭見之彭趨進八拜如葬乃以贊上橘洲觀之喜甚詳詢始末留之書院授以文選使分類之以觀其能否未幾書成橘洲益喜使諸子師之資身之計漸裕旋得勇爵納妾有家繼得兩子橘洲入爲文昌兼夕拜使與俱行繳駁之章多出其手復出入無間輒登市樓恣肆無忌爲人指目聞於當路於是逮治填配押回元隸所橘洲亦以此去國彭後與黎峒通爲具舟楫盡室以行莫知所之

唐堯封

唐仲友之父侍御堯封季廟時以禮部侍郎大司



成除侍御有直聲嘗論錢尚書禮左遷小龍場及去國同朝送之館學爲空孝宗知之嘆曰遂爲唐氏百年口實初入言路錢迎問第一人答以方思之歸語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正爲公來也

林喬

林喬泉州人頗有記問初游京庠淳祐丙午宗學時芹齋與太學禔身齋爭妓魏華喬挾府學諸僕爲助遂成大鬩押往信州聽讀因與時貴游從賡

唱放浪狎邪題詩於茶肆云斗州無頓閑身處時向梅花走一遭士論薄之旋登徐元杰之門後元杰死徐徑畋李斛峯皆以應用之往來旣而元杰家爲伐柯一村豪家爲接脚壻其幼子寓城中有地占爲菜園與趙溫州崇機鄰守皆有月饋其門如市數年得自便寶祐癸丑買福州待補作申如名納卷題出言行樞機動天地遂中魁選欲參學爲人所攻而止久之上書特補係義郎領錢億萬往謀北事時景定初也繼又赴有官漕試得薦登



第隨被論駁經營復得官戎議之類遷寓信州朱浚爲守不往見且語詆之朱怒据撫其罪押回本貫與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悅爲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發林受其白金八百錠許爲言之旣而王罷去蒲併攻之且奪其所借地乃往從元杰之子直諒以清潭和買吏屋且任和糴旣而直諒得憲節林隨以行後以詞訴爲徐帥擇齋明叔所治押往五年摧鋒軍寨拘鎖而殂時咸淳末年也或言後改名爲天同字景鄭云

李夢庚

李夢庚者襄陽人善文不偶歸而治生其子能文而不肖數盜用父財父欲殺之宗黨勸止使其子拜且謝或告以父已負劔子甚恐拜方起而劔欲及亟走避閉門劔入門者幾寸其子後魁浙漕薦襄帥以書抵漕漕說友曰今歲漕魁乃夢庚之子也其論尾之語曾見之否其語曰世豈有棄鯨而不用其子者哉聞者莫不大噱云

陳僑如尊者



王矐軒清舉到省道經建陽謁夢蓋竹廟夢至王者居有五百人列坐而虛其四矐軒未至有呼者曰官人位在此王既坐舉首見席端乃一僧王負氣怒甚左右曰此陳僑如尊者遂寤及廷唱大魁乃吳潛也

史浩傳贊

元朮石蛸修四朝國史高季光寧其贊史浩略云其在太子家號為智囊又其當國多引天下知名之士朱熹其首也然其意以為知名之士皆天所與蔽

錢大昕云元朮石蛸乃元朮石蛸之譌元蛸理宗朝史官朮石蓋其號

而不揚則是違天而不問其道之行與否也因此忤穆陵意得譴去國蓋專為張魏公地耳後改俾別為贊云獨用兵一事與時賢異豈非欲先報本而後機會歟

唐震黃震

唐震黃震撫州信州俱是二千之石皆為九百之頭唐嘗為桐川倅以本廳糜費取辦於吏欲從州郡具申省部罷本職守倅皆謂言曹廢置當出朝廷不從之且為於窠名量撥為助遂止唐後知饒



州北兵之來官軍與群盜交亂唐以北兵輒出禦之遂死於難黃後持使節幸存於鄞云

男不授女狀

林靖之共甫初筮越之民曹常直議舍同幕東萊呂延年後仲在焉有婦人來投牒吏無在者林欲前受之呂自後止之曰男女授受不親林竦然而止每稱以誨子孫云

沈次卿

沈次卿者吳興人待制之後常登趙節齋之門趙

尹京使提督十三酒庫課以增羨而人怨咨常言比較自有捷法既不害物自可沮勸其法使拍戶於本府入錢給由詣諸庫打酒仍使自擇所向遇比較則萃諸庫而視其所售之多寡取其殿最之尤者加之賞罰誠令不煩激厲自倍真不易之良法也

陳預知

陳預知者有術陳叔方作邑時扣以事陳令於心無事時入靜室坐一二日却見問節齋如其說而



後召之陳使隨意寫詩文一兩句而緘之然後疏已所推爲驗節齋所書陽春布德澤以王度日清夷爲對陳出視之不差因語節齋曰君官職皆已前定但遇事只可做五分節齋每用其說以自警也

牧羊子

湖州卜者牧羊子識章文莊於未遇時及仕再筮皆不許其得祿果連丁艱旣而曰今可仕矣且不

君當飲於省中鄉人傳以爲笑後文莊貴常招之胗脉留與共飯於省閣因舉舊話一笑

何生五行

平陽縣八丈村有何生者雖爲傭而能談五行當詔歲設肆城中有士人以女命來扣云有孕方可免災問弄璋邪弄瓦邪答云也弄璋也弄瓦不知爲何等語而去後果孿生二子一男一女也

戴生星術

番禺戴生以術遊臨安時陳聖觀爲常博戴許以



必當言路未幾安邊所主字鄭應先語及戴術云  
渠謂常博必當言路且與吾鄉象郭聞爲代只候  
其他徐卽見旣而張志立自小坡出爲右史守永  
嘉而陳文龍冠象論浙西憲洪畏去職時臺長陳  
伯大求去甚力郭與陳堅卽皆序升代之爲小坡  
而聖觀與徐卿孫竝命爲察實代郭云

括蒼趙墓

趙節齋之父國公祖墓在括蒼青田以地本一蜀  
人所定約三年復來已而見者皆言其中有水當

謀改厝啓之未畢而前人至見之曰水自有之無  
害也旣啓穴水綠色以盞勺飲極甘撓之數四一  
金魚躍出擊殺之又撓之有二魚復擊其尾縱之  
曰當出三天子今只作一半遂復掩之後乃生景  
獻太子

陰陽忌樂

王伋云陰陽家無他惟忌樂二字而已樂惟樂其  
純陽純陰忌惟忌其生旺庫墓此水法也謂如子  
午向午水甲水皆可向卽純陽艮震山庚辛水流



卽純陰

懸棺葬

孔應得云朱晦庵之葬用懸棺法術家云斯文不  
隆可謂好奇

郭闡

郭闡號方泉廣州人少頡頏場屋其父與廖瑩中  
之父有好兩家之子同筆研得第後試邑平江事  
呂文德數以事忤之而亦以受知符代授以書與  
其子師夔師夔時在從班蓋命之薦於時相也郭

還里二年漫以書達之師夔旋外補繼而如京干  
堂間廖在翹館聞之使人通意郭不為汲汲而廖  
挽之不置未幾除省門充辛未省闈考官旋入言  
路廖有所屬往往不能曲意徇之寢不樂之又虛  
名實用一疏為陳宜中劉黻所不平達於賈相大  
費分解夙有上氣之疾嘔血而死

王蓋伏法

王蓋縣丞福州長溪人嘉定初宦遊京湖時方經  
虜患殺人至多積骸如山數層之下復加搜索擊



以鐵槌乃去有未絕者夜見炳燭呵殿而來以爲虜也懼甚屏息窺之旋聞按籍呼名死者輒起應之應已復仆次至其人亦起應之則又聞有言云此人未當此死乃舉籍唱曰二十年後當於辰州伏法旣得免投僧舍爲行者適郡倅眉山家坤翁來游寺中喜其淳厚而文曰肯從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愛之家有女適史植齋李溫之子使從之以往遂居史已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隨王猛憶前事具白辭行史曰吾爲郡守豈不能庇汝乃勉從

之至郡踰年史幼女戲後圃爲蛇繞王因擊蛇併女斃焉史怒竟致之法距前神言恰二十年

埋藏會

桐州祠山新安雲嵐皆有埋藏會或以爲異康植守廣德不以爲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翌日發視無有焉或以見異恐未必然余按周禮以狸沉祭山林川澤注祭山林曰狸川澤曰沉然則尚矣

東遷道人

丙子北師自蘇入杭道由東遷有道人結茅岸傍



備水飲以施行者化緣募鑄觀音銅像積久成相  
好端嚴晨夕奉事聞師至歎曰一死無恨所惜此  
像兵火不係耳夜夢大士告曰吾何所慮恐汝不  
免蓋汝前生曾殺人今來者正宿冤也明日有三  
騎過山其前二人衣紅後一人衣白者是已汝可  
迎之以請死無所逃也至期所見無異其人詫曰  
人皆避匿獨爾敢耳執之至菴索其散花具以夢  
告且曰我若厚藏豈不能爲性命計其人感悟遽  
釋之且有所贈曰吾與汝解冤結竟以獲免

### 屠門受祭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門見幼稚而愛之抱以  
爲子戒抱者使勿言旣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  
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傍  
愕然以語係者係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祀  
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爲後者云命後者不可不知  
也

### 陳公振立子

止安陳公振字震亨居吳門無子有同姓昌世者



爲人端慤每加敬愛因延之家塾常從容與言命  
繼之事且託之訪歷久未有所啓問之以難其人  
爲對則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皇恐不敢當又久  
之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有所進乃曰如此則無  
出於子矣昌世固辭不敢強之再三乃勉承命後  
因語及曩嘗夢謁家廟覺有拜於後者顧視則昌  
世也此意遂決昌世以其澤入仕嘗倅三衢攝郡  
於公帑纖毫無所取穆陵聞之擢爲郎淳祐間也

### 梅津食籬

尹梅津煥無子螟蛉羅石二姓名一越人爲之語  
曰梅津一生辛勤只辨得食籬一擔

### 鬱鬯大毒

明堂所用鬱鬯凡三十斤取之信州吏云實未嘗  
用用之大毒能殺人蓋文具久矣

### 陳仲潛健啖

永嘉平陽陳仲潛健啖過人仕至邑宰偶臨安會  
北使至亦健啖求爲敵者使與館伴陳聞而自銜  
因獲充選食已復索乃各以半豚進使者辭不能



容陳獨大嚼由是得湘陰庾節使還不爲生計每  
飯必肉數斤未幾所畜一空其妻告以飢愁中吐  
出一蟲如小龜金色遂殂

范呂不合

范文正始與呂文靖不合而去文靖晚以西事復  
召用之文正遺呂書以郭李爲喻共濟國事視古  
廉藺寇賈真無慊矣而忠宣乃謂無之呂太史所  
輯文鑑特載此書而文正集中無之蓋忠宣所刪  
也父子之間可謂兩盡近世倪祖常刻齊齋集內

有昆命元龜說專爲史彌遠而以集遺宅之此猶  
出於不審也陳石齋力修與陳叔方爭軍賞於都  
堂省拂袖徑出以此去國終焉而其子皐謨乃以  
行實屬之節齋敘此一節指爲中風且有以微罪  
行之語皐謨以呈其從兄應辰應桃之子也以爲  
不然節齋恐其不用也徑取而刻之以出此豈特  
不審而已哉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然自當視其  
事之輕重理之是非不可一槩論也

施武子被劾



施宿字武子湖州長興人父元之紹興張榜乾道  
 間為左司諫宿晚為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  
 因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  
 自憾其不已致也劾之無以蔽罪宿嘗以其父所  
 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傳穉字漢孺湖州人窮乏  
 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錢板以調其歸因撫此事  
 坐以贓私其女適章農卿良朋云

二章清貧

章文莊參政與其兄宗卿雖世家五馬而清貧自

若少依卿校沈丞相該之家學相連章日過其門  
 沈氏少年與客坐於廳事時方嚴冬二章衣不掩  
 脛沈哂之曰此人會著及時衣客傲之曰二章才  
 學鄉曲所推不可忽也章亦微聞之既而兄弟聯  
 登第駸駸通顯沈氏之屋適有出售者宗卿首買  
 之以居焉宗卿滑稽善謔與同舍聚話吳棣調之  
 曰烏覆翼之翼之宗卿字也章若不聞他語自若  
 良久忽語眾曰頃與眾人會語正洽俄聞惡臭罔  
 知所自時舍弟達之亦在焉久乃覺其自達之也



退而誚之曰吾弟吾弟衆皆在此說話吾弟却在此放屁衆爲一笑

卿宰小鬼

何小山旣貴里居有卿宰初上來見一覩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謝之後以佃家來訴鄰鳧之擾有狀至邑宰判云作高田塍多著水鴨踏苗頭自理會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執狀問小鬼

劉漫塘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人早有經世志以

微疾不樂出或言其面黧點不能應詔起者再力辭以免嘗大書其印曆以示終身不起云怪矣面容無食肉相介然褊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材疎而用則曠不返初服輒啓榮望豈特一不可七不堪正恐一不成萬有喪故俛以自適超然自放衣敝袍可無三褫之辱飯蔬食何用八珍之餉隱几覺來杖藜獨往或從田家瓦盆之飲或和漁父滄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谷傳響優游歲月逍遙天壤道逢扁舟而去者語之曰汝



非霸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從子致富亟去毋亂  
吾樂遇籃輿而來者揖之曰汝非不肯見督郵者  
乎有要於路者藉得錢送酒家固不若高臥北窗  
日傲羲皇之上也又嘗發明靖節意云士大夫既  
作縣棄官而歸率自託於陶元亮其說以不見督  
郵爲高以解印綬不顧五斗米爲廉愚以爲此士  
大夫有血氣者之常元亮非爲血氣所使者其胸  
中必有見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秦漢以來學者  
所未喻獨程門以爲論道體其說蓋本於元亮元  
亮謂寘彼不舍安此自富惜其寄情於酒而爲學  
有作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未成所欲成者何  
事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  
至者何所惟其用功深見道明知世道之難而時  
事蓋不可爲故欲翻然而歸其發於督郵之來特  
不欲爲苟去云耳世遂以爲誠然真癡人之前難  
說夢也

陳宜中父

陳宜中之先爲吏每以利物爲心日計所及以錢



投大缶中一錢爲一事久而不可勝計人多德之嘗負官錢在囹屬其孫往貸於葛宣義葛居外沙資累鉅萬宿夢黑龍繞其廳柱覺而異之風興未頽徑至彷徨若有所伺家人呼之不顧果有小兒來年可十許歲問爲誰曰陳某孫又問來故以實對又問所需幾何曰百千如數付之陳旣出詣葛謝葛曰汝肯以此子見與否陳曰寒賤下吏勢分遼絕非所敢聞葛勉使就學許以捐助未幾以長女許之旣而陳遊上庠上書攻丁全大南還數年

賈相牢籠置之倫魁陳在南日葛以往江心寺設水陸供盡室以往獨長女居守葛巨富是夕寇夜至遂席捲以去長女亦被獲以往至是尋盟乃以幼女歸之陳後以文昌出守七閩遇巧節諸吏各有所獻陳妻忽識一梓似其家物審是果也因語陳陳乃召吏扣所從來云海巡所遺也亟發兵圍其寨盡殍諸校寘於理悉得其情正葛寇也事已各以次伏誅無漏網者葛女已有二子初猶隱不言其妹爲言委曲執手相哭乃斃其二雛焉



劉朔齋再娶

魏鶴山之女初適安子文家既寡謀再適人鄉人以其兼二氏之撰爭欲得之而卒歸於朔齋以故不得者嫉之朔齋以是多嘖言晚喪偶於建寧王茂悅構自臺歸雪繼而朔齋亦以口語歸王輅之近郊既而皆有伉儷之憾語相泣也王告别歸舟得疾竟至不起王劉所愛也劉歸吳中未幾亦逝二人皆蜀之雋人識者無不惜之時戊辰巳巳之間也

間也

衢按朔齋名震孫

朔齋小姬

嘉熙丁酉朔齋守湖趙母墮爲鼎倅既得湖守爲朔齋交代劉頗不樂會劉得史督之辟是時其父端友適自蜀來正所由也不容不就劉欲卜居於湖擬郡教場地爲基地乃別相地以遷之得廣化寺後空地後得宅於蘇不復來斯場隨廢蔡達夫節守湖日朔齋安定書院用其地爲之云朔齋在吳日有小妓善舞撲蝴蝶者朔齋喜而納之矣鄭潤父霖來守蘇蓋舊遊也因燕集扣其人知在劉處



亟命逮之隸輩承風徑入堂奧竄取以去劉大不能堪未幾鄭俎劉復取之以歸時淳祐巴西也衢按

毋墮名希  
至宋宗室

### 成均浴室

賈似道之為相也學舍纖悉無不知之雷宣中長成均也直舍浴室久圯遂一新之或書其壁云碌碌盆盎中忽見古鼎洗雷未之見也一日見賈語次忽云碌碌盆盎中雷恍然不知所答深用自疑久之入浴室見之乃悟云

### 潛說友

潛說友縉雲人甲辰得第咸淳庚午尹京凡四年後因誤捕賈公私稔事去語之同傳者吳元真踰年起家守吳聞北師至計無所出適時宰欲以金銀往舒城犒軍會舒已下不得進寄吳門郡庫潛因移為撒花用偕表同往北師既退自以全城為功未幾朝廷知其事遂罷去文天祥實代之後從二王入閩二王入廣留守閩中更反覆隨之向背未乃復為北守所共事王積翁因眾軍支米不得



王以言激之曰潛意也遂罹剖腹之酷王復作文以祭之潛與趙裕菴同邑初甚相好後浸不相能潛既南向裕菴之子鞏與其子交惡至聚衆角鬪鞏以女妻之唆都因拉裕菴入閩以其常帥彼也還至三衢而殂鞏後得南劍同知云

王積翁

王積翁留耕參政伯大之姪也嘗宰富陽有聲後覲北留連甚久遂自詭宣諭日本遂命爲奉使以兵送之至溫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舶王盡拘用

之使行又於途中鞭之有諛語王頗聞之至骸山

卽彌  
驪山

以好語官職誘之且付以空頭總管文帖且

作大茶飯享之任亦領略亦作酒以報衆使醉飽任縱兵盡殺之靡有孑遺王竄匿於柁樓下任叱之曰奉使何在猶佯笑曰在此出則叩頭乞命任顧其徒鞭而擠之於水席卷所有寶物貨財而去取所乘舟斷其首尾使若倭舟然後有水手四人逃回永嘉北朝爲之立廟賜謚焉

王厚齋形拘



王厚齋應麟爲右史兩制時劉敞在言路嘗論之云識局於形忠奪於藝惟務諛說以釣爵位遂使文體日就委靡徧歷華要津津立均矣命下之日唧唧人識吾皇甫用人如鑑衡故爲而常一通譜嬪御之人云云

### 安劉

安劉字景周一字子陽四明人嘉熙丁亥太學解試魁戊戌周榜初任柳州教授及瓜憚行使人以身代往旣而其人卒於官郡以實言久之乃往歸

投賈於維揚爲作委曲使言者拈出而加以譴罰於是死灰復然自是寢加朝武出守括蒼未得入館丞祕省得宜春以出旋又劾去未幾郡亦不守矣安素與同郡孫願質□孫無恙時常祝其族子中以不合遠之命更一子殂出子乃復謀歸安患之未有以絕其來其人仕至信州李曹會農寺有逋券四千緡正在秋廳安以爲奇貨囑承吏使迫之自投於井而死時弁滌爲卿張汝誥爲丞以此竝免未幾弁張皆殂



俞浙

俞浙字季淵上虞縣人舊多游鄞學以長上自居與同舍不相能至或毆擊爲衆所攻誓於禮殿而去使弟鄞教職員多故舊遇之如東溼衆怒而鬩碎其座俞遂棄官去素出王丞相燭之門王爲禱時相治其爲首者太常丞爲之代久之不敢上俞改吉教乃得往俞善治財數吏爲所迫死後入爲言官所疏多至數十人不久去國常爲章全部端子館客

黃國

黃華父其先建寧人父居吳興早游京學本習詞賦兼春秋采時事所以抄邸狀甚整其造請不避寒暑以故多聞枚舉往事歷歷如指諸掌於時日無所差悞甲辰攻史嵩之以預扣閣與時宰謝方叔游從旣以鄉舉登庚戌第旋得京教繼入史館爲校勘遷太博中遭嘖言指其他無所長但能多收朝報耳晚得南康未上而勘召主宗正名藉造朝未及關而臺評及之數月分祿華父熟於典故



又好談命知人甲子或於廣坐舉正班次往往呼  
吏從已所見引却龜列一日遇六院序學官之上  
責吏使正之然後止爲六院者跼蹐而退以故多  
不樂者

方回

方回字萬里號虛谷徽人也其父南遊殂於廣中  
回廣婢所生故其命名及字如此魏明已遇爲守  
愛而異遇之忽與倡家有訟遂俱至於庭魏見之  
甚駭而方力求自直魏爲主張而敬則衰矣後以

別頭登第爲池陽提領茶鹽所幹官居與大家竝  
其家實寡婦主人回以博遊其家且道其長呂師  
夔亦往焉旋以言去喜作詩以放肆爲高有云菊  
花與汝作生日螃蠏喚吾入醉鄉又與伯機爲壽  
云諸公未許子爲政萬事無如髯絕倫糟薑三盞  
酒柏燭一甌茶又自壽詩云把酒從來不可期吾  
降今日少人知有輕薄子聯之云但看建德安民  
榜卽是虛翁德政碑又竹杖云跳上岸頭須記取  
秀州門外鴨餛飩甲午元旦云端平甲午臣八歲



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幾人已死一人留其處鄉專以騙脅爲事鄉曲無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齒遂一向寓杭之三橋旅樓而不敢歸老而益貪淫凡遇妓則跪之畧無羞恥之心有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方酷愛之而二婢實不樂也旣而方遊金陵寄二婢於其母周姬之家恣開杜陵之門勝雪者竟爲豪客挾去方歸惟悵惋而已遂作二詩云鸚鵡籠開綵索寬一宵飛去爲誰歡早知黠賊心腸別肯作佳人面目看忍著衣裳辜舊

主便塗脂粉事新官丈夫能舉登科甲可得妖雛膽不寒一牝猶嫌將兩雄趨新背舊片時中陡忘前主能爲叛作事他人更不忠玉碗空亡無易馬絳桃猶在未隨風何須苦問沙吒利自是紅顏薄老翁自刻之梓揭之通衢無不笑者旣而復得一小婢曰半細曲意奉之每出至親友間必以荷葉包飲食肴核於袖中歸而遺之一日遇客於途正揖間荷包墜地視之乃半鴨耳路人無不大笑而方略不爲恥每夕與小婢好合不避左右夕痛



合床脚搖拽有聲遂撼落壁土適隣居有北客病臥壁下遂爲主所壓次日訴於官方爲追逮到官朋友間遂爲勸和始免未幾此婢滿求歸母家拳拳不忍捨以善價取之以歸時年登古希之歲適牟獻之與之同庚其子成文與乃翁爲慶且徵友朋之詩仇仁近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傳九老碑且作方句云老尚留樊素貧休比范丹

方嘗有句云令年窮似范丹

於是方大怒衰牟而貶已遂撫六

臣之語以此比今上爲朱溫必欲告官殺之諸友

皆爲謝過不從仇遂謀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訪之徐扣曰聞仇仁近得罪於虛谷何邪方曰此子無禮遂比今上爲朱溫卽當告官殺之侯曰仇亦止言六臣未嘗云比上於朱溫也今比上爲朱溫者執事也告之官則執事反得大罪矣方色變侯遂索其詩之元本手碎之乃已先是回爲庶官時嘗賦梅花百詠以諛賈相遂得朝除及賈之貶方時爲安吉倅慮禍及已遂反鋒上十可斬之疏以掩其迹時賈已死矣識者薄其爲人有士人嘗和其



韻有云百詩已被梅花笑十斬空餘諫草存所謂  
十可斬者蓋指賈之倖詐貪淫褊驕吝專謬忍十  
事也以此遂得知嚴州未幾北軍至回倡言死封  
疆之說甚壯及北軍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爲  
必踐初言死矣徧尋訪之不獲乃迎降於三十里  
外韃帽氈裘跨馬而還有自得之色郡人無不唾  
之遂得總管之命遍括富室金銀數十萬兩皆入  
私橐有老吏見其無恥不才極惡之及來杭復見  
其跪起於北妓之前口稱小人食穢妓殘盃餘炙

遂疏爲方回十一可斬之說極可笑大略云在嚴  
日虐斂投拜之銀數十萬兩專資無藝之用及其  
後則鬻於人各有定價市井小人求詩序者酬以  
五錢必欲得錢入懷然後漫爲數語市井之人見  
其語草草不樂遂以序還索錢幾至揮拳此貪也  
寓杭之三橋旅舍與婢宣淫撼落壁土爲隣人訟  
於官淫也一人譽之則自視天下爲無人大言無  
當以前輩自居驕也一人毀之則呼號憤怒略無  
涵養褊也在嚴日事皆獨斷以招賂不謀之同寅



南溪詩話云吳興  
唐廣惟勤為雅  
有風致尤善詞翰  
嘗手錄周禮  
牛雜識見其中載  
方萬里撤行之事  
意頗弗平是夜夢  
方來曰吾舊與周  
生有隙故誘我至  
此君能文者幸為  
我暴之

專也有鄉人以死亡告急者數日略不之顧吝也  
凡與人言率多妄誕詐也回有乞斬似道之疏以  
沽名及北兵之來則外為迎拒之說而遠出投拜  
是徼倖也昔受前朝高官美職今乃動輒非罵以  
亡宋稱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年已七旬不歸  
田野乃棄其妻子留連杭邸買少艾之妾歌酒自  
娛至於拜張朱二宣慰以求保解日出市中買果  
殺以悅其婢每見狼妓必跪以進酒略不知人間  
羞恥事此非老謬者乎使似道有知將大笑於地

下矣其說甚詳姑書大略如此

### 衡嶽借兵

衡嶽廟之四門皆有侍郎神惟北門主兵最靈驗  
朝廷每有軍旅之事則前期差官致祭用盤上食  
開北門然亦不敢全開以尺寸計兵數或云其主  
司乃張子亮也張為湘南運判死於官丁卯戊辰  
之間南北之兵未釋朝廷降旨以借陰兵神許啓  
門三寸臬使遂全門大啓之兵出既多旋以捷告  
而廟旁數里民居皆罹風災壞屋近千家最後有



聲若雷震者民喜曰神歸矣果遂帖息後使按行  
民有愬者乃厚給之

### 北客詩

北客有詠前朝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  
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又詠  
汴京青城云萬里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  
蓋大金之亡亦聚其諸王於青城而殺之

白敬甫

### 須溪月詩

劉會孟嘗作月詩六言云霓裳聲裡一擲如今是

第幾輪赤壁黃樓都在古今多少愁人爲人所訐  
幾殆

### 菊子

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候其枯斫取帶花枝置籬  
下至明年收燈後以肥膏地至二月卽以枯花撒  
之蓋花中自有細子俟其茁至社日乃一一分種

### 回回無閏月

回回俗每歲無閏月亦無大小盡相承以每月歲  
首數三百六十日則爲一年乙酉歲以正月十二



日為歲首大慶賀

可與此說非也回回之歷歲月但以見新月為一月之首每歲

則以把齋滿日為慶賀謂之開齋節如把正月則一竝三年皆把正月次月則退把十二月又三年

周而復始凡三十六年則一周也皆例退凡把齋月但見新月則把起次月見新月則開齋此非用

古之禮乃夷俗也何足尚哉

### 亂敲二字

治亂之亂當作亂

從乙

郎段切治也治之也煩敲

之敲當作敲

從乙

音同前煩也竝見說文乙部支

部

### 兩王醫師

王醫師有二王繼先高祖朝國醫後以德壽宮進

藥罔效安置福州王涇亦繼先同時相先後應奉

後以德壽疾進涼藥大漸杖脊黥海上後得歸所

謂御胗王承宣者是也

### 髯鬚

周益公日記云楊存中人號為髯鬚以其多髯而

善逢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共甫云范伯達嘗目存

中為髯鬚謂形則髯其所為則鬚也

### 胡服間色



茶褐黑綠諸品間色本皆胡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攻媿夫人行狀

天市垣

伯機云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非他處之比此說甚新又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

石行

德祐國將亡之際福王府假山石一峰高二丈忽

行出廳事而仆其所乘大舟若牛鳴者三全子用

世修降表

李世修蜀人慥堂熊仲之子為江陰僉判北軍之來因斬使而得知軍事後乃自修降表以降豈世修降表之裔乎

社公珠

近時社公多為回回所買或言其腦中有珠過二十以後則在膝必鑿之過三十以往則無之矣此妄傳也縱有之回客焉敢殺人而取珠乎



賀知章倚史勢

近者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爲僧獻於總攝所云照得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倚托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爲道觀今欲乞復元寺施行楊髡遂從其請真可發笑也

尼站

臨平明因寺尼大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

升遐玉圭

國朝典故凡人主升遐玉帶則取之霍山玉圭則取之文宣王向後復送還之不知起於何時

椒蘭殿赤草

洛陽椒蘭殿故基之前傳是朱溫弒昭宗處尋丈間生草皆赤色謂其冤血所染而然也

燕用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牕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



宮牕戶刻鏤工巧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此卽先兆也

薦

尚書竄四凶或問云鯀有汨陳五行之罪共工觸不周而折天柱三苗有不率教之罪特不知驩兜以何罪而同罰或解曰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然則驩兜有所薦非才之罪故與之同罰耳師道云葉亦愚常用不知出何書

大仙筆詩

客有降仙者余心疑其捧箕者自爲之因命題賦筆且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輒就云兔出山中骨欲仙何人拔穎纏尖圓拙夫堪笑堆成冢豪客曾同掃似椽窻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縱使人爲其速亦不可及也

辛卯春

蒙古江西政

蒙古及之在江西省也每下學則命士人坐講而



立聽又出鈔帛酒米命士人群試劉會孟命題出  
周南賦韻脚云言化之自北而南也聞韶賦不圖  
爲樂至於斯也蒙之死會孟作祭文十六字云公  
來何暮公逝何速嗚呼哀哉江西無福

### 火蝎

北方毒螫有所謂火蝎者比之常蝎極小其毒甚  
酷常有客人數輩夏月小憩磐石忽覺髀間奇痛  
徹心不可忍遂急起索之則石面光瑩初無他物  
僅行數步則通身腫潰而殂其同行異之意石之

下必有異遂起視之見一蝎極小而色黑一人以  
竹杖擊之竹皆爆裂而執竹之手亦腫潰不旋踵  
而死近得杜真人持咒驅此害稍息

### 倪氏窖藏

倪文節爲吾鄉一代名流常與秀邸爲鄰頗有侵  
越地界之爭常爲之語云住場好不如肚腸好墳  
地好不如心地好蓋有爲而發也或議其有害藏  
之僻然余未敢以爲信旣而子孫有分析窖藏不  
平之訟頗爲前人之辱余始疑而終未敢以爲信



也後納一婢乃自其孫所來備言其事云一日驟雨堂屋舍漏水壅不泄遂呼巧者整之得大篋於簷溜中舉下視之皆黃白也或窖於墻壁間凡數處以此興詞數年不已盡為刻木輩所有正不救子孫之貧也悲夫

燕子城銅印

伯機云長安中有耕者得陶器於古墓中形如臥繭口與足出繭腹之上下其色黝黑勻細若石光潤如玉呼為繭瓶大者容數斗小者僅容數合養

花成實或云三代秦以前物若漢物則苟簡不足觀也又保定府之西有易州即郭藥師起兵處在易水北州東南有故城土人號曰燕子城有人耕於城中得小銅印數十枚一好事者購得趙雲之印一鈕不盈寸篆十字極精好伯機得一印於焦達卿處古文二字莫有識者其最可怪者或一鋪土凡得數枚莫知其所以然也

祖傑

溫州樂清縣僧祖傑自號斗崖楊髡之黨也無義



之財極豐遂結托北人住永嘉之江心寺大刹也  
爲退居號春雨菴華麗之甚有富民俞生充里正  
不堪科役投之爲僧名如思有三子其二亦爲僧  
於鴈蕩本州總管者與之至密托其訪尋美人傑  
旣得之以其有色遂留而蓄之未幾有孕衆口藉  
藉遂令如思之長子在家者娶之爲妻然亦時往  
尋盟俞生者不堪隣人嘲誚遂挈其妻往玉環地名  
以避之傑聞之大怒遂俾人伐其墳木以尋覺俞  
訟於官反受杖遂訴之廉司傑又遣人以弓刀寘

其家而首其藏軍器俞又受杖遂訴之行省傑復  
行賂押下本縣遂得甘心焉復受杖意將往北求  
直傑知之遣悍僕數十擒其一家以來二子爲僧  
者亦不免用舟載之僻處盡溺之至剝婦人之孕  
以觀男女於是其家無遺焉鴈蕩主首真藏叟者  
不平越境擒二僧殺之遂發其事於官州縣皆受  
其賂莫敢誰何有印僧錄者素與傑有隙詳知其  
事遂挺身出告官司則以不干已却之旣而遺印  
鈔二十錠令寢其事而印遂以賂首於是官始疑



焉忽平江錄事司移文至永嘉云據俞如思一家  
七人經本司陳告事官司益疑以爲其人未嘗死  
矣然平江與永嘉無相干而錄事司無牒他州之  
理益疑之及遣人會問於平江則元無此牒此傑  
所爲欲覆而彰耳姑移文巡檢司追捕一行人巡  
檢乃色目人也夜夢數十人皆帶血訴泣及曉而  
移文已至爲之悚然卽欲出門而傑之黨已至把  
蓋而賂之甫開樽而瓶忽有聲如裂帛巡檢恐而  
却之及至地所寂無一人鄰里恐累而皆逃去獨

有一犬在焉諸卒擬烹之而犬無驚懼之狀遂共  
逐之至一破屋嗥吠不止屋山有草數束試探之  
則三子在焉皆惡黨也擒問不待捶楚皆一招卽  
伏辜始設計招傑凡兩月餘始到官悍然不伏供  
對蓋其中有僧普通及陳轎番者未出官普已賚  
重貨入燕求援以此未能成獄凡數月印僧日夕  
號訴不已方自縣中取上州獄是日解囚上州之  
際陳轎番出覘於是成擒問之卽承及引出對則  
尚悍拒及呼陳證之傑面色如土陳曰此事我已



供了奈何推托於是始伏自書供招極其詳悉若有附而書者其事雖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賂者尚玩視不忍行旁觀不平惟恐其漏網也乃撰為戲文以廣其事後眾言難掩遂斃之於獄越五日而赦至

夏若水時為路官其弟若木備言其事

楊髡發陵

乙酉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僧福聞號西山者成於剡僧演福寺允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繼又發魏王之

冢多得金玉以此遽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

遂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

侵占寺地為名出給文書

詳見前集

將帶河西僧及凶

黨如沈照磨之徒部領人夫發掘時有宋陵使中

官羅銑者猶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率凶

徒痛箠脅之以刃令人擁而逐之銑力敵不能猶

拒地大哭遂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

寶玉極多獨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啓棺之初有白

氣竟天蓋寶氣也

帝王之陵乃天人

也豈無神靈守之理宗之尸如



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則承以竹絲細簞一小  
 厮攫取擲地有聲視之乃金絲所成也或謂含珠  
 有夜明者遂倒懸其尸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  
 夜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  
 髏可以厭勝致巨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銑買棺製  
 衣收斂大慟垂絕鄉里皆為之感泣是夕聞四山  
 皆有哭聲凡旬日不絕至十一月復發掘徽欽高  
 季光五帝陵孟章吳謝四后陵徽欽二陵皆空無  
 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

高宗之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骸止有錫器數件端

硯一隻為澤所得孝宗陵亦蛻化無餘止有頂骨小片

內有玉瓶爐一副及古銅鬲一隻亦為澤取嘗聞有道

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併骨而蛻化者蓋天人也

若光寧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

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惜未知其名當與唐張承

業同傳否後之作宋史者當覽此以入忠臣之傳金錢以萬計為尸

氣所蝕如銅鐵以故諸凶棄而不取往往為村民

所得間有得猫睛金剛石異寶者獨一村翁於孟



后陵得一髻其髮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爲帝后之遺物皮置聖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漸豐其後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卽死翁恐甚遂送之龍洞中聞此翁今爲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時允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凡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死天長聞僧者旣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之勢豪奪鄉人之產後爲鄉夫二十餘輩俱俟道間屠而鬻之當時刑法不明以罪不加衆而決之各受杖而已

二僧入冥

乙未歲余還霑省墓杼山聞寶積僧云去歲菁山普明寺僧茂都事者病傷寒死二日復甦言初至大官府冠裳數人據坐大殿有一僧立廡下竊窺之則徑山高雲峰也欲扣其所以搖手云我爲人所累至此忽柳至一僧則其徒也卽具鐵床熾火炙之叫號穢臭不可聞主者呼雲峰問其事如何答曰彼受此痛若某有預必言矣主者曰當是時



是誰押字則無以對繼又枷至一僧骨肉皆零落則資福寺主守觀象先也方欲問之忽有黃巾武士直造殿上問某事何爲久不行遣或云問景主僧錄事者皆悚然而起立命吏索案案卷盈庭點檢名字一吏就旁書之凡四十二人主者遂署於後甫畢此紙卽化爲火飛去卽有大青石枷四十二具陳於庭下各標姓名於上頃刻追至二僧乃靈隱齡悅二都事卽就枷之繼而又有二人自外巡廡而入各點姓名見茂云汝安得至此遂令擁出至門

一跌而寤然其所見四十二人是時皆無恙至次年死者凡十數人固已異矣至丁酉七月演福主僧允澤號雲夢者以雙足墮指潰爛病亟日夕號呼瞑目卽有所覩其親族兄長在左右視其疾一日忽令其兄設四十九解禮懺自疏平生十大罪以謝過發陵亦一事泣謂其兄曰適至陰司見平日作過諸僧皆在各帶青石大枷獨有二枷尚空已各書名於上矣其一則下天竺瑞都事也其時瑞故無恙扣其一枷爲何人則潸然墮淚曰吾恐



不可免也是夕澤俎越一日瑞都事亦俎其冥中  
 所見大率與甲午歲茂僧入冥所覩皆昭合蓋可  
 謂怪天理果報之事未有昭昭如此事者故書之  
 以警世云

癸辛雜識別集上

終

四十二人具部皆無恙至六



